

中外名人小传·第4辑

顾炎武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苏州拙政园



中外名人小传·第4辑

顾炎武小传

任阳海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4辑

顾炎武小传

任阳海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80521—846—3/K·116

定价: 136 元 (全 20 册)

目 录

- 一、幼时启蒙，良好教育..... (1)
- 二、抛弃科举，实学经世 (12)
- 三、掷笔从戎，奔走抗清 (19)
- 四、弃家北游，志在四方 (38)
- 五、扩大游历，莱州入狱 (49)
- 六、三藩之乱，潜心著述 (60)
- 七、成就斐然，名满天下 (76)
- 八、为民请命，客死异乡 (98)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由于感慨国难，力图恢复，又敬慕宋代爱国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高尚品格而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顾圭年，江苏昆山县千墩镇人，家乡有亭林湖，故学者尊之为亭林先生。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1682年2月14日）病逝。他是明末清初一位卓有成就的爱国学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一生“身涉万里，名满天下”，以“行奇学博，负海内重望”，在明清两代学术界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有“清学开山”之誉，又和黄宗羲、王夫之三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先生”。顾炎武的一生，爱国爱民，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作颇丰，在学术思潮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汉学的转化过程中，他作为一个开风气者，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幼时启蒙，良好教育

明朝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风和

日丽、气候宜人的日子。在风景秀丽、繁荣富庶的江南，江苏昆山县千墩镇的一家大院里，传出了一个男婴响亮的哭声，小顾炎武一落地就扯着喉咙不停地哭，似乎预示着他对他刚刚降临的这个时代的忧虑。听说是生了第二个儿子，顾炎武的父亲顾同应和夫人何氏一样，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家人都围着这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在大家的要求下，同应给他取名绛，字忠清。在前来祝贺的亲戚中，就有小顾炎武的叔母王氏和王氏的公公顾绍芾，这两个人，对幼时的顾炎武的教育和启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着在襁褓之中紧握着小拳头，脸涨得通红，哭个不停的小顾炎武，叔母王氏也喜形于色，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胖小子。说也巧，当她的公公绍芾抱起小顾炎武时，他突然停止了哭叫，两只盈满泪水的眼睛聪颖地眨动着，盯着绍芾不放。绍芾突然发现小顾炎武的眼睛有些怪，仔细一看才看清楚，原来他生来就有四个眼珠子（双瞳），眼睛中间白，边缘黑，这一发现，使大家都感到很惊奇，都说以后顾炎武一定与众不同。绍芾觉得小顾炎武很可爱，想法子把他逗笑了，这一来，惹得全家人都笑了起来。绍芾也哈哈大笑说：“这小子长大后必成大器”。就决心认真地教养他，使他成才，将来能报效祖国。王氏也正好有意过继一

个儿子，她自幼许给顾炎武的叔父顾同吉为妻，因为丈夫未婚早逝，就前来顾家守节。如今 28 岁了，一直膝下无子，不仅孤苦伶仃，寂寞异常，而且在那个时代，没有子孙，就会发生一个存亡继绝的问题。于是回家之后，王氏就和绍芾商量，把顾炎武抱为嗣子，以传香火，绍芾也正有此意。第二天，就来到同应家中，提出收养顾炎武的请求，同应夫妇都是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人，再说两家一向亲密无间，虽然有些舍不得，还是同意把顾炎武过嗣给王氏为子。这样，顾炎武就来到王氏家里，开始在王氏和绍芾的悉心教育和培养下成长。

顾炎武出生的家族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家族，顾氏曾是当地有名的四大江东望族之一，三国时代居于吴郡，五代时他的祖上从吴郡迁到滁州，南宋时又从滁州迁到海门，宋末元初才迁到昆山，明朝初期，顾氏有四代人在朝廷里做过大官，门庭显赫。顾炎武的曾祖父顾章志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祖父顾绍芳也曾任左春坊左赞善。然后到了明末，伴随着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这个官僚地主家族也和大多数封建士大夫家族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败下来。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四月，3000 多倭寇乘 50 多条大船，从浏河口直扑昆山，烧杀掳掠，无所不为，顾家的资产和藏书受到很大损失。到了他父亲同应

这一代，家族中人已未能进入官场，同应也不过是在乡试中得了个副榜（正式取中为举人，另取若干名为副榜），而成为了国子监（当时最高学府）的一名萌生。顾炎武诞生的时候，由朱元璋所建立的明封建王朝，经过了200多年，更替了十多个皇帝之后，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到了灭亡的时期。当时，封建朝廷统治集团日益反动腐败，朝政昏庸，纲纪混乱。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依仗权势，横行乡里，肆无忌惮地掠夺百姓。各地的土豪劣绅更是勾结官府，贪赃枉法，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就以顾炎武的家乡昆山一带为例，万历年间，这儿资本主义关系已经萌芽，产生了拥有几十张织机的早期有产者，成群计百的流浪无产者以及他们之间“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型阶级关系。这里又是承担封建国家赋役最沉重的地区之一，百姓往往倾家荡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法再生活下去。社会矛盾格外尖锐，阶级斗争也激烈起来。而正是由于王朝衰败，国力削弱，东北满族在领袖努尔哈赤的统治下迅速崛起，统一了整个满族之后，又乘明王朝衰败之机摆脱了明中央政府的统辖，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国“后金”，崇祯九年，（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改国号“金”为

“清”，并加紧了对明朝的进攻。为了同实力不断扩大的后金作战，明王朝把庞大的军事费用和兵役加到人民头上，广大劳动人民更是走投无路，民不聊生。顾炎武的童年时代，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

好在当时江南相对稳定，经济也较发达，顾家虽然渐渐败落，但仍有相当家产，因而童年的顾炎武生活还算安逸。嗣母王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辽东行太仆寺少卿王宇，父亲王述是太学生。她是个品德高尚，既爱劳动，又博学多才的女子。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风华正茂，出嫁之前，父亲为她添置了一些较为华丽的衣服，那知她不仅不高兴，反而偷偷地对母亲说：“孩儿仰慕古代的少君、孟光她们，生平不喜爱华装鲜服”。她父亲知道后，便改换了一些朴素服装。未婚夫同吉患病去世，噩耗传来，她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以示哀悼。有一天，她穿着素服对父母说：“我想到顾家去奠祭顾郎”。父母亲便陪她一起去，她见到顾同吉的生枢，行了跪拜大礼后，流下了真情的眼泪。奠祭完毕后，她便对绍芾说要主动留下来，绍芾垂着泪对她说：“你对我儿子以及我们的一片心意，我很感激，但你就这么留下来，我是不忍心的”。她就认真地回答说：“我读过《礼》，讲究信是妇人的德行，我自幼与顾

郎订有婚约，早就是顾家的人了，不留在这儿，我往哪去呢？”这时候她才 16 岁。来到顾家以后，面对着日渐衰落的家境，她毫无怨言，丝毫没有沾染贵族小姐的风气。除了谨守妇德、勤劳无怨之外，她还尊敬老人，照料自己的公婆。有一次，婆婆生病，医生说必须用人手指头做药引，她便忍着剧痛割指作药。婆婆病好后很感激她的精心照料，走上前去，不料王氏却缩手后退。她有些奇怪，快步上前拉住儿媳，才发现她为自己的病作了如此的牺牲，激动得涕泪沾巾，久久不能平静。王氏断指疗姑的事迹，很快在乡邻间流传，一时成为美谈。

自从抱顾炎武为子以后，王氏就更加忙了，她白天辛勤纺线织布，从不闲着，以津贴一家人之用；夜晚一切都料理妥当之后，就在油灯下勤奋读书，可她读的不是《三字经》《孝经》，而是《史记》、《资治通鉴》以及明代的政事史籍等书，每每至深更半夜，还手不释卷。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开始了纺织。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顾炎武也渐渐长大了。王氏对顾炎武既严格又宽厚，对公婆则恭恭敬敬，从不怠慢。王氏这种贤良温和的品性和勤奋好学的精神，给小顾炎武从小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无形之中，王氏成了顾炎武幼时最直接的老师。顾炎武 6 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从她学

习《大学》，稍大以后王氏就给他讲历史上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刘伯温辅佐明太祖运筹帷幄，建立开国功业；方孝儒拒绝为燕王起草登极诏书，被诛十族；于谦痛击也先所率领的瓦剌军，保卫北京城；等等。这类历史故事都在顾炎武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和反民族征服的意识，使他懂得该做一个刚直不阿，为祖国民族建功立业的人。崇祯七年（1634年），苏松巡按御史祁彪佳，以王氏早年守寡，孝敬公婆，养子有教，持家有方而名闻乡里，赠王氏“贞孝”两字门匾，为顾家赢得好名声，两年后，明政府又加以表彰。王氏的言传身教，使顾炎武从小就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他立志要通过科举，实现报效国家的抱负。王氏这种启蒙式的教育，对顾炎武的影响是很大的，直到他长大以后，也一直念念不忘嗣母从小的教诲。

如果说王氏对顾炎武的教育侧重于熏陶和感染的话，那么他的嗣祖父绍芾则是真正开始用书本上的知识来教育他，使顾炎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和顾炎武的生父同应一样，绍芾年轻时也只是一个国子监的学生，可他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正直的读书人，人称蠡源公。他拥有五六千卷藏书，不仅精于诗文书法，而且熟悉当代典故，他十分关心当代的时事政治。那时有一种《邸报》（刊载有关

政事的文书和消息的一种官报),起初靠人工抄写流传,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才开始铅版印刷。蠡源公天天读《邸报》,还把重要的内容,用工整的正楷抄录下来,或写成摘记、提要,以备随时参考。这种工作,他从不中断,一直坚持到古稀之年。他和王氏一样,都对小小的顾炎武寄寓了深刻的希望,以让他长大后能报效国家,富国安民,因此他对顾炎武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顾炎武7岁那年,就入私塾就读,他白天奋发读书,晚上回家后又跟从绍芾学习私塾中无法学到的学问知识,绍芾则倾其所知相授。不仅如此,他还带给顾炎武安身立命的道理,要求他在学习古人作品时要敢于怀疑敢于深入研究等等。在绍芾的倾心指导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之下,顾炎武明白了很多学问和道理,他小小年纪天资过人,9岁时就开始能读懂文字难读,意思又难懂的《周易》了。

就在顾炎武成长的这些年代里,家乡一直很不平静。不时有织工反对矿监税使的敲诈勒索而起来斗争。顾炎武4岁那年,松江、上海等地万余人,没收了大地主董其昌的不义之财,烧毁了他的房屋。13岁那年,东林党掀起了一次反对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专政的斗争,结果东林党被捕,被杀无数。两年后,苏州又爆发了一次轰动全国的反宦官专政的市

民运动，五位义士壮烈牺牲。在这内忧外患的明末形势里，绍芾从自己切身感受中清楚地意识到，读书人要对社会有所作为，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他知道生长在富贵安逸环境的子弟以后很难肩负重任，也知道在这种时势里就算心有大志也很难如愿，因而他一再告诫顾炎武要能吃得苦，耐得寂寞，经受得磨难的打击，方能有所作为。

明天启二年（1622年），顾炎武10岁，有一次吃过晚饭，顾炎武跟随嗣祖父绍芾到庭院里散步。多年的相处，使顾炎武对这位嗣祖父产生了父亲般的崇敬，看着他的一袭青衫和在秋风中的微微飘拂的花白须发，懂事的顾炎武双眼有些发酸。他们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绍芾慈爱地看看顾炎武，说：“来，给我背一段白天学过的《国语》听听，看你记得怎么样”。随便抽一段，顾炎武都能流利地背诵出来。绍芾捻着自己的花白胡须，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而他把眼光转向了远方，看到远处田野上风卷残云，枯草遍野的凄凉景致，他的脸上充满了忧郁之色。年少的顾炎武不解了，就问道：“嗣祖，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背错了？”绍芾回过神来，久久地看看顾炎武，他想到了明末不可避免的衰落趋势和家族破败的必然结果，也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这个嗣孙受苦受难，曲折艰辛的人生历程。于是他指着院中枯萎的草根对

顾炎武说：“你将来要是能够吃上这个，已经算是万幸了”。顾炎武迷惑地看着他，似懂又非懂地点了点头。绍芾知道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意思，只好长长地叹了口气。从这一年开始，绍芾加紧了对顾炎武的教育，顾炎武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开始大量读书，先后读了如《孙子》、《吴子》等一类古代军事著作和《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资治通鉴》、《诗》、《书》、《春秋》等一大批历史名著。这一段时期的广泛阅读，为他以后的著书立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炎武 11 岁那年，嗣祖指导他读完宋代人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而且对他讲到当今学风问题，绍芾说：“现在的人，很少有仔细深入地研究学问的了。为了图省事，他们大多只草草地看一下书的目录和大致提纲，我觉得这种读书方法是不对的”。他又告诉炎武说：“现在写书写文章的人，有一个很严重的毛病，就是喜欢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任意增删改动，然后把前人著作占为己有。班固改的《史记》比不上原本司马迁的《史记》，朱熹所改的《通鉴》不如原本的《通鉴》。现在天下都是写书立著的人，可有几个人在自己独立创作而不剽窃古人著作呢？所以，我们明代有一百卷书也比不上宋代的一本书，这你可要好好领悟啊！”嗣祖的这番话，使

顾炎武领悟到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在的事，应认真踏实地对待，不该去模仿剽窃别人，要成一家之言。此外，嗣祖还教导他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当时在学术界风行一时的消极、空虚的学风，受宋明理学影响，明末知识分子也大都不学无术，成天言心言理，却不是一件有实用性的事情。他对顾炎武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你以后做学问，应该与如今文人的学风相反，你应当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而不务空谈，你可以试看从田功、水土、地理沿革、工矿以及天文等方面入手，兴一代务实学风，从这些方面去救国富民。顾炎武把这些话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蠡源公绍芾虽亦是一介儒生，但并没有钻在儒家经典的故纸堆里，而是充分发挥顾炎武的聪明才智，最大范围地指导他读尽可能多的书，以救国救民为读书的目的，注重国计民生的实学途径，这在明代这样一个儒学风气很重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对顾炎武而言，也是他的大幸，有这样一位好嗣祖、好“老师”，对于顾炎武一生确立“经世致用”的经国济世实学途经和“引古筹今”的孜孜不倦的治学方针，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二、抛弃科举，实学经世

明天启六年（1626年），14岁的顾炎武在嗣祖绍芾的帮助下，得以进入了昆山县的官学，取得了举才的资格。这对从小就立志走科举之路，为国效力的顾炎武来说，无疑是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年秋季，年轻的顾炎武带着铺盖踌躇满志地进入了县学的大门，从此走出家园，开始在外求学。顾炎武总以为在这里能学到更多更有用的知识，结交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以增加自己的见识，提高自己的学问。可他从一进入学校之门起就开始感到失望了，这里不是他想象中美好的地方。为了对付科举考试，县学里的生员们成天地埋头在儒家学院的故纸堆里，大做八股文章，死记经典教条，一点儿也不能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这种与社会现实毫不相干的学习内容，不是顾炎武原先想象的那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知识，因而丝毫无法激起他的学习兴趣。而在他周围的一大批所谓“秀才”，大多也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真正通经史、明时务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心无大志，安于现状，闲时吟诵风月，满口之乎者也。为了博取名禄，通过拉关系，买人情，使自己名列秀才之中，不少人博取功名只为贪图安逸

富贵，以便依仗官家，武断乡曲，危害地方，而丝毫不以国家天下事为念。因而一时贿赂之风盛行，从隐蔽交往到公开行贿，毫无廉耻可言，顾炎武后来在文中写道：

“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遣……无守不盗窃……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之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经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

把当时种种官场中士大夫交往的丑陋形象逼真地描绘出来，并加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顾炎武很看不起周围的这些纨绔子弟，从来不跟他们交往，甚至不和他们讲话。然而令顾炎武欣慰的是，众秀才中有一个人卓然不群，他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和顾炎武年龄相仿，一样的性格耿直，愤世嫉俗，不与一般人交往，他就是归庄，归庄是顾炎武的同乡，是明代大文学家归有光的曾孙。他和顾炎武都是翩翩年少，意气风发，才情相当，志气相投，“同学同乡又同心，却少前贤唱和吟”，两人一拍即合，经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国事；一起游玩，吟诗填词，抒发心中无限大志。每每论及当今时事及将来打算时，两人总是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有劲，